國朝寶鑑卷之二

定宗朝

定宗懿文莊武溫仁順孝大王

諱　字　初諱　至正丁酉七月朔日誕降于咸興歸州洞私邸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永樂己亥九月二十六日戊辰昇遐壽六十三葬厚陵在豐德

上太祖第二子天姿溫仁恭儉勇略過人仕高麗累官至將相常從 太祖立戰功及 太祖即位封為永安君洪武戊寅八月 靖

安君[太宗大王]平鄭道傳之亂 太祖欲冊靖安
君為世子靖安君以序固讓于 上於是冊
上為世子九月受內禪即位于景福宮之勤
政殿尊 太祖為太上王冊嬪金氏為德妃
己卯 元年春正月朔 上朝于 太上王還御
正殿受朝賀宴羣臣平壤府尹成石璘進欹
器圖京畿左道觀察使李廷俌進歷年圖右
道觀察使崔有慶進無逸圖 上皆嘉納○
上御經筵揭欹器圖于壁以示羣臣知經筵
事李舒推演虛則欹滿則覆之理備陳持盈

之難 上悅○始令史官入侍經筵門下府
上疏曰史官之職凡人主言動時政得失直
書不諱所以備觀省而垂勸戒也前朝之末
荒淫無度憚史官直書使不得近宜鑑前失
令史官日侍左右記言動時政以爲萬世弘
規 上從之○遣右政丞金士衡如京師賀
建文 皇帝登極也 上幸弘濟院餞之○
蠲湖西民轉輸宮城蓋瓦及漕軍漁塩之役
從忠清監司李至之請也○湖西饑命以本
道軍資賑之○兀狄哈等來朝○除各道監

司賜米從實職須祿○二月　上幸齊陵親行寒食祭歷臨開城留後司登壽昌宮北苑顧謂左右曰以前朝太祖之智建都于此豈偶然哉○上至自開城○三月還都開城時漢陽宮闕草刱閭閻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都　太上王亦思之不置　上以遷都之意問于宗室大臣僉曰可遂以是月戊寅　上奉　太上王啓行庚辰至開城都焉　上每進見　太上殿留儀衛於洞口以數騎入從容侍話而退○命罷東北面及江原道船軍

減西北面及京畿慶尚忠清全羅豐海諸道
船軍時船軍防戍爲諸道痼弊 上謂筵臣
曰生民之苦莫甚於船軍比來倭寇寢息邊
境稍安輪番代戍分泊要害擧烽相望傳檄
相聚則可以濟也遂詢于都評議司關東及
東北面防守船軍幷令除罷其餘諸道減十
之一二○置集賢殿令文臣更日會講初高
麗仁宗改延英殿爲集賢殿選置文學之士
國初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是大司憲趙璞請
多置書籍令文臣之帶館閣者更日而會論

經義備顧問 上從之以趙浚權仲和趙璞
權近為提調官文臣五品以下充校理七品
以下充說書正字尋改集賢殿為寶文閣○
忠清全羅豐海諸道饑分遣敬差官賑之且
察守令勤慢○夏四月 太上王將幸金剛
山 上請曰去年水旱民罹饑饉矧今孟夏
農作方殷大駕所臨雖簡其扈從恐妨民事
太上王悅曰父為子言子為父言安有不慮
而蔑乎乃止○教禮曹曰齊陵祭儀其倣宗
廟禮曹啓言祭陵非古也 神懿王后雖未

入廟既奉原廟行四時祭則不當又祭陵也
上不從只命去牲○初 太上王元年命禮
曹議定麻田縣仰巖寺高麗太祖影幀所奉
處別建殿宇祀高麗太祖及惠宗成宗顯宗
文宗忠敬忠烈恭愍七王而未及經始至六
年命京畿觀察使發丁夫營之至是乃成安
享如儀○五月 上率百官進宴于 太上
王太上王歡甚手解所御黃金帶以賜 上
曰父沒子傳常也豈若父子親相授受以盡
親愛之情乎○ 上頓首謝宗室公卿迭起上

壽竟夕乃罷○日本國大將軍遣使獻方物盡還被擄男女百餘人 上御殿引見命來使立四品班行禮○兀良哈獻狼 上謂近臣曰此雖遠人所獻而畜之宮苑則月費六十雞豈可以有用之物養無用之獸乎命放于野○上以宗廟在新都不能親祀欲移建宗廟于開城叅贊門下府事李居易力陳其不可且請遣大臣攝行 上從之○秋七月命禁京外濫刑之弊○八月教曰昔舜命龍以聖讒殄行箕子告武王以民無有淫朋前

朝之季朋黨相結讒譖相尚以至於亡餘風
未殄奔競聚會讒人煽動者多惟爾廟堂體
予至懷痛行禁令一革前朝之俗挽回虞周
之治以永朝鮮億萬年之業時諸功臣各擁
兵衆私謁成風交相讒毁故有是教○命圖
寫御容及定社功臣義安大君和等十七人
像以定勞頓之亂也○門下府上書曰求言
納諫人主之要道日者臺諫上䟽或不賜允
或留中不下言路塞而下情不達願自今臺
諫所啓即賜俞允也自夏至秋未有視朝聽

政之日今天妖地怪屢彰譴告豈非怠政事之致歟願每月六衙日令各司具啓親自裁斷也三年之喪萬世之常經起復之制一時之變禮當國家危亂之時有才兼將相者奪情起復是豈治平之世所可行者哉願毋起衰絰之人以授任也 上嘉納○分遣行臺監察於各道廉察民間利害守令得失與豪右之病民者○九月 上將畋于海州仍幸温泉浴疾憲府以倭寇未平諫止之 上不聽明日謂參贊門下府事李茂曰昨不從憲

司之誅竟夕不安況百姓之弊不可不念也遂命停行○冬十月大雷電以雹教曰上天之譴告如此予甚懼焉其令兩府各司陳刑政得失及民間疾苦實封以聞○始置條例詳定都監下百官章奏命擬議以聞○太上王屢謂上曰予之侍衛將士鎭日守直予庸慼焉盡撤之 上不得已命撤 太上王喜甚語左右曰王性純厚未嘗咈我心真孝子也○上率百官享 太上王沈德符成石璘侍宴夜分乃罷○太上王幸新都○十一月

命罷家兵初自高麗末有家兵謬制國初猶
因循未革至是臺諫交章言今朝廷之上各
擁兵衆門列棨戟或被堅執銳出入宮門有
若交兵對敵之時豈不爲守文之累乎願遵
古制擇宗親有忠義者與之其餘勿使掌兵
以盡保全功臣之道　上遂簡宗親勳臣分
典諸道兵其餘典兵者悉罷之○太上王至
自新都　上率百官備儀仗迎　太上王于
長湍渡頭奏樂獻壽於行幄　太上王命上
先行○命六品以上各擧賢良○倭寇豐海

道及西北面 上遣降倭仇陸等招諭之仇陸等至宣州見萬戶藤時羅老等諭 上威德倭皆感悅遂降命授降倭司直以下職賜銀帶每朝使之入參西班八品之下○十二月憲司上疏曰時御所垣墉淺狹帶弓劒者出入無常願自今中門內外守以宦官把以甲士跟隨之人一依經濟六典不許持兵焉分決庶務各有攸司而憸小之徒直訴於內非爲政之體也願自今越訴之狀禁而勿受焉仕于朝者或言父母有疾或言室家有故

妄干口傳至受鋪馬橫行州縣願自今糾察
推劾以懲其罪焉 上嘉納○門下府上䟽
言歲末循資之政尚矣以都歷狀覈其勤慢
勤者陞之慢者罷之使新授者得受翌年之
祿以供其年之事名曰歲末都目政苟爲不
然而待頒祿除授則瘝官廢職者僥倖受祿
都目受職者不得其祿豈任官頒祿之義哉
請一依成憲行除授之法從之○上侍宴于
太上王從容言曰兩政丞皆乞解何以處之
太上王曰趙浚金士衡人傑也然苟力辭則

沈德符成石璘可代也於是 上拜兩人爲左右政丞○右政丞成石璘以從弟服不視事都評議使司啓言大臣雖在服中如有國家大事請以特旨就職著爲式從之○各道都觀察使經歷都事皆令以京職兼差從判中樞院事鄭洪之言也

庚辰二年春正月朔群臣請獻壽 上以 太上王幸聖居山未還不許及○太上王至自聖居山 上率百官上壽於 太上王○上御經筵知經筵事權近奏曰人主之學不但

讀書必務正心心有所蔽則一言一事之應皆不得其正故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遜者虛心之謂也 上深然之○門下府上疏曰前朝官人必署經臺省者乃所以精選入仕也今五品以下只令本府署出四品以上直授官教用人一也而告身歧而二之恐非經久之典也臺省公論所在故凡謚誄口傳等事皆令糾察而除拜庶官豈可使之不察乎願革官教之法告身令臺省署出司憲府亦言 太上王當人心離合之際特用官教

之法以待勳勞之士斯乃取便一時而非所
以垂憲萬世也今當守成之運凡草創權宜
之法在所當改　上詢于都評議使司命復
行各品告身署經臺省之法○二月冊　靖
安公爲王世子　上以靖安公冊世子之意
白于　太上王太上王曰此國家長遠之計
也於是　上教曰國本定然後衆志定毋爭
靖安公開國之初有大勳勞今命爲世子都
督內外諸軍事遂號世子府曰仁壽○都評
議使司請令各道觀察使酌量各州縣驛可

弁者弁之可減者減之如其言○三月朔日有食之 上素服率羣臣伐鼓以救之○上率王世子謁齊陵○王世子如新都謁宗廟○王世子還都○始祀先蠶○夏四月命各司每衙日陳所懷○大司憲權近啓曰名器人君之大寶不可褻也邇者除授之法不論實職或以添設典書陞爲檢校中樞或以檢校中樞超拜省宰甚未便願自今受實典書者乃陞檢校中樞受實中樞者乃陞省宰則差除有序矣從之檢校即權攝之名自唐宋

已有其職我朝之有檢校昉於此○始定京
軍官十二牌更日直宿之法(一)命罷私兵大
司憲權近上疏曰兵權國家大柄魯之三家
晋之六卿漢末之羣雄并起唐季之藩鎮跋
扈皆以私兵搆亂此後世之鑑也惟我太
上王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掌兵權
規模宏遠而議者以爲革命之初人心未定
宜令勳親各典私兵以備不虞由是私兵未
盡除而典私兵者反謀煽亂禍在不測賴上
天啓佑 殿下靖亂定社式至今日而私兵

尚且因循臺諫已嘗上章請罷而 殿下以
宗親勳臣可保無憂復使典兵未幾禍發蕭
墻由是觀之私兵秪以生亂未見其益今又
不罷則將來之禍不可不慮又況外方軍馬
分屬諸節制使番上之煩徵發之擾其弊甚
多陪從之衆田獵之數勞苦既極暴露雨雪
直宿私門衆心怨咨方今之弊莫甚於此願
自今悉罷各道留京諸節制使以京外軍馬
盡屬三軍府以爲公家之兵而私門直宿一
幷禁斷以應古者家不藏甲之義也疏入

上與世子議即日罷諸節制使軍馬悉放還
其家○命門下侍郎贊成事河崙更定官制
改都評議使司為議政府中樞院為三軍府
左右僕射為左右使中樞院承旨為承政院
承旨中樞院堂後為承政院堂後都評議使
司錄事為議政府錄事復置藝文館大學士
一員學士二員掌三軍者及都摠制以下幷
令不得兼議政府事○命宗室期大功之親
皆令封君並與駙馬勿任以事從大司憲權
近之言也○五月　王世子獻壽于　上世

子嬪亦獻壽于　中宮義安公和等侍宴夜分乃罷○上御經筵知經筵事河崙奏言前朝辛氏即位之初設書筵擢儒士日就於學後爲憸小所誘遊畋聲色以至于亡　上曰然予於其時爲侍讀官麗主厭之援予以將軍之任日與林堅味等習畋獵遂底于亡今予老矣無及於學而人君當鼎盛之時常接儒臣講論治道則其裨益大矣○六月建
太上宮府宮曰德壽府曰承寧置判事尹小尹判官丞主簿等官班次三司之下○號

桓王真殿曰啓聖殿○河崙言儒者登科則棄卷不講及試職多不稱自今各年及第悉令重試以備擢用 上然之○時久旱左政丞成石璘右政丞閔霽等各陳勉戒 上拱手斂容曰卿等之愛我誠至矣寡人氣質本懶雖不能勉強以應天心然卿等以赤心警予予豈敢不勉是日 上恐懼修省竟夕不遑寧至夜霈然下雨三日而止○復置奴婢辨定都監初 太上王患奴婢法紊置辨定都監及 上即位屬之臺省刑曹門下府蹴

論臺諫主彈糾刑曹掌刑決不宜兼治奴婢
遂寢之至是因大司憲權近言命復置都監
分為十五房以掌之◎命擇朝士充巡軍之
官左散騎常侍朴訔上疏曰巡軍之職掌巡
綽捕禁兼治刑獄者也往往以不學之輩僥
倖冒厠訊以難對之言施以慘酷之刑殘虐
無辜以傷和氣願自今擇朝士之有器度學
識者以差其任而法外之刑亦令嚴禁以慎
刑獄也從之◎成均學正鄭以吾上疏言
殿下既命東宮委以監撫之任乃於宮中別

置三軍府多養宮甲東宮監撫之義安在請
罷宮甲 上曰以吾之言甚合予志即罷鎮
撫所甲士所鎧仗皆送于三軍府只留潛邸
時麾下百人○秋七月上尊號于 太上王
曰啓運神武 上率世子及百官朝于德壽
宮進玉冊金寶頒赦中外仍上壽盡歡至暮
乃罷 太上王賜封崇都監諸臣等緞綃廐
馬有差○命科田陳告遞受一依田制門下
府郎舍朴訔等上疏曰前朝之季紀綱陵夷
田制大壞我 太上王即位之初正經界定

田制以爲子孫萬世之法今宜遵而勿失凡受科田者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許令科田不足者與新來從仕者陳告遞受爲從之○禁賤隷之城内騎馬○流判三司致仕崔永沚于海州初永沚以西北面都巡問使築平壤城而前代陵墓之石被發者多至是朴訔等䟽論其罪 上以永沚武人不識義理只命流之○八月東北面民饑發倉賑之○九月 上與世子詣德壽宮設宴獻壽太上王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應 上屬對

日夜已三更與不窮盡歡而罷○濟州伯太
子遣宦者獻良馬三匹及金環○冬十月琉
球國王察度遣使奉箋獻方物其世子武寧
獻禮物於 王世子使者又別以土物遺左
右政丞閔霽河崙霽等皆辭不受 上曰彼
遠涉而來推誠致聘卿等不宜却之受而厚
報可也○十一月 上禪位于王世子教曰
恭惟 祖宗仁厚積德以集景命逮我 啓
運神武太上王之肇興也王世子明炳幾先
灼知天命首倡大義以建鴻業則我朝鮮之

開國惟爾功寔多故當初建儲之議物望咸歸於爾不期權奸貪立幼孽將傾社稷天誘其衷建策戡定以安宗社則我朝鮮之再造亦惟爾功是賴國於伊時已為其有乃執冲讓中啓　太上王謂予不穀居嫡之長俾命以位予辭不獲黽勉即政于玆三年天意未允人心未孚旱蝗為災妖孽洊至是皆寡昧非德之致慄慄危懼俯仰有怍矧予素纏風疾眩於萬幾勞神應務恐致彌留思釋重負以付有德庶可以上答天心下慰輿意咨爾

王世子禀剛明之德挺智勇之姿早以濟世
安民之量克成撥亂反正之功謳歌之所歸
宗社之所賴惟賢惟德宜承大統予遜王位
俾傳於爾予將退就私邸優遊怡養以保期
頤於戲天人之情必附於有德宗社之統當
傳於至親故世及之相承實古今之通義爾
其益虔于德夙夜祗懼敬天勤民俾萬世無
斁權近製也判三軍事李茂奉教書都承旨
朴錫命奉國寶詣仁壽宮 世子涕泣不受
上復申諭 世子黽勉承命遂尊 上爲上

王上尊號曰仁文恭睿府曰恭安中宮府曰
仁寧

國朝寶鑑卷之二

國朝寶鑑卷之三

太宗朝一

太宗聖德神功建天體極大正啓佑文武睿哲
成烈光孝大王
諱　字　至正丁未五月十六日辛
卯誕降于咸興歸州洞私邸在位十八年
在上王位四年永樂壬寅五月十日丙寅
昇遐壽五十六葬獻陵（在廣州）
上太祖第三子生而神異英睿絶倫見高
麗政散民離慨然有濟世之志河崙素好相

人傾心附之每見必謂人曰斯人蓋天英氣壬申秋密與諸將相定策開國 太祖即位封靖安公戊寅鄭道傳南誾等貪立幼孽謀去諸嫡炳幾翦除國人皆歸心焉固讓于恭靖大王恭靖大王二年庚辰大臣請立為世子 恭靖大王曰是予意也遂冊為世子向當軍國重事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參贊門下府事李居易憤怨不即納牌記於是貶為雞林府尹慶尚道觀察使趙璞言於知陝州事權軫曰居易謂我曰

吾悔信趙浚之言問曰何故居易曰嘗華私
兵時浚與我言衛王室莫若兵強余信之不
即納牌記獲罪以至今日軫拜諫議大夫以
璞之言私自增益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訔等
交章言浚居易等罪 恭靖大王曰浚豈有
是言留其狀近等更上書固請時朝臣搢紳
浚平生過失攻之者衆於是下浚于獄近等
請置各處鞫問 恭靖大王使知申事朴錫
命議於 上曰臺諫皆以爲分遣人就居易
璞所在訊之如何 上曰犴獄之事雖在外

者必進於京中者欲聽之衆而辨之明也分
遣人問之恐爲不可又私謂錫命曰雖細民
之事尚欲明辨使無寃抑況浚元勳大臣不
相對辨羅織其罪可乎　恭靖大王命巡軍
執居易璞以來　上召尹抵謂曰　上以卿
爲處心公正必不阿私以爲巡軍萬戶卿其
愼之以臺省狀示之曰　太上開國　主上
嗣位予以不肖爲世子以至今休皆浚之功
也今忘昔日之功不覈虛實但信有司之請
皇天上帝甚可畏也卿若使浚得罪而死人

其以卿為忠臣乎浚若有是言大有罪焉抵
再拜而出臺省咸進闕庭更請分遣人鞫問
恭靖大王不允令巡軍治之璞與軫之言與
臺省疏意不同　恭靖大王大惡近等繫居
易與璞對置璞屈大有慙色貶璞于利川流
軫于丑山島浚被鞫魄喪魂迷直視而已不
得一言獄幾成矣賴　上力救得免○吉再
仕高麗辛氏朝為門下注書及王氏復立棄
官歸善州奉養其母鄉黨稱其孝　上在潛
邸再侍學于成均館　上與書筵官論遺逸

之士乃曰吉再剛直人也我嘗同學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貫人也具言在家孝行之美 上下令三軍府移牒徵之再乘傳至京 上啓 恭靖大王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于 上曰再於昔日得與邸下讀詩泮宮今之名臣不忘舊也然再於辛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位即歸于鄕若將終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耳從仕則非再志也 上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難以奪志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 上也

告辭於 上可矣再遂上書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擢第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 恭靖大王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復其家○冬十月璿源譜略作十一月 上受 恭靖大王內禪即位于壽昌宮令羣臣直言得失毋得隱諱又於經筵令諫官入侍隨事規諫○上講大學衍義論趙高事曰宦官之設本以給事於前也豈可任以國柄承旨朴信曰古之人君亦知其不可也

但朝暮侍側甘言卑辭阿諛苟悅人君若不能明察則必墮於術中矣故當防微杜漸消患於未然　上又曰人君旣不能側身修德以致天災地恠便設祈禳非也人事正於下則天氣順於上人事不順而欲求天氣之順安有是理○壽昌宮災　上下教曰盖聞天人之際相與無間政失於下譴見於上災異之興實由人作天之譴告可不懼哉予以否德纘承丕緒夙夜軫念期至于治四方之廣萬務之煩豈能周知而無過比者雷雨失當

星文示警又於今月壬子壽昌宮失火咎至
於斯痛自刻責動作失當而已德爵歟嬖寵
得進而私謁行歟刑罰不信而人無勸懲歟
用捨失宜而人才堙鬱歟享祀不潔而百神
不歆歟賦役不均而庶民怨咨歟姦邪撓法
而獄訟滯冤歟豪猾肆兇而里有愁歎歟此
皆上干和氣以召災異者也欲修弭災之道
宜求讜直之言凡寡人闕失左右忠邪政令
之臧否民生之利病救弊之術極陳無諱言
而可採予則有賞雖或不中亦不加罪咨爾

中外大小臣僚各以所見實封條上尚其協
心交儆勉修厥職補予不逮以副予畏天勤
民之意參贊門下府事權近上書曰 殿下
當即位甫閱一月未有過舉之時先降災咎
此必所以警告 殿下以大有為天心所在
昭然可知 殿下痛自刻責以求直言應天
之道可謂得矣一曰篤誠孝臣聞昔者文王
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殿下嘗在東宮
奉事 太上誠敬備至可謂孝矣今既即尊
萬幾至繁日日親朝誠所難為宜於每日三

次遣臣致膳問安每旬一次親詣覲省不備
法駕但率禁衛以從簡便每事必竭誠敬務
悅其心雖日盡誠不敢自以爲至必欲如舜
文王之事親二曰勤聽政古者人君每日昧
爽坐朝聽政自秦二世深居宮中令宦者傳
命隋煬帝又爲五日一朝謂之衙日或居中
不出遥受朝禮或受禮而不聽政或并與其
禮而廢之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日就陵夷以
至失國此殷鑑也夫人主深居宮中宦寺傳
命是將內外壅蔽姦慝肆行之漸也遠則秦

隋之亡近則前朝之季覆車之轍可爲永戒臣嘗入朝京師淹留數月隨班文淵閣中親見 皇帝每日昧爽坐朝聽政百官奏事之禮臣今請依其法撰進儀注伏望 殿下舉而行之三曰接朝士君臣之分其禮雖嚴其情當親古者人君親近大臣接見朝士一日之內見卿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故讒邪無自而進欺罔無自而生君臣之道交孚上下之情不蔽人主得察忠邪之心人臣得進啓沃之益後世人主深居宮中

朝見之臣虛拜而退君臣情意邈不相接以
致憸邪罔上愚弄蒙蔽外庭得失民間利害
懵不聞知以至亂亡此古今之通患也願自
今常坐正殿終日接見卿士其有出外辭行
者自外來朝者無論官品貴賤皆賜接見溫
言以慰清問以聽則羣臣皆有感激之心
殿下周知民間之事其益豈不弘哉四曰勤
經筵帝王之道由學而明帝王之治由學而
廣自古王者必設經筵以講聖學良以此也
殿下即位以來雖設經筵停講之日蓋亦多

矣 殿下天性英明學問精博儒臣進講豈
能有所發揮者哉然而 殿下御經筵凝神
講究方寸之天義理昭著必有異於燕居無
爲之時聽政多務之際者矣聖學豈不由是
而益進哉五曰褒節義自古有國家者必褒
節義之士所以固萬世之綱常也王者擧義
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之不附者罪之固
其宜也及大業既定守成之時則必賞盡節
前代之臣亡者追贈存者徵用並加旌賞以
勵後世人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國

家應運開國 三聖相承文致太平而褒賞
節義之典尚未舉行庸非闕歟竊見前朝侍
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蒙 太上王薦拔之
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 太上且以
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
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身之不保然猶專心
所事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也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追贈之
文天祥死於宋而元世祖亦追贈之夢周死
於高麗獨不可追贈於今日乎光山君金若

恒在前朝為司憲執義當 太上開國之初
推戴之臣多其親友誘以建義之謀乃守臣
節固執不應及皇明假以表辭不恭將罪我
國受 太上王命入朝京師被其鞫問榜掠
甚苦終不屈服 帝用嘉之以釋其罪後以
他故竟不得還是其節義亦可尚也此二人
者宜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人前注書吉
再苦節之士 殿下在東宮不忘舊要且嘉
篤孝白於 上王授以爵命再乃自以嘗事
僞朝不欲臣於今日 殿下聽還鄉里使遂

其志再之所守雖曰過中失正然在革命之後尚爲舊君守節能辭爵祿者唯此一人而已豈非高士哉宜更禮㫖以加爵命苟守前志尚不肯來即令其州旌門復户以光盛朝褒賞節義之典六曰行厲祭自古凡有功於民及以死勤事之人無不致祭無祀之鬼亦有泰厲國厲之法今洪武禮制其法甚備我國家朝祭之禮皆遵皇明之法唯此厲祭一事獨不舉行冥冥之中豈無或抱寃抑或懷憤恨結而不散餒而求食者乎此足以積怨

氣而生疾疫傷和氣而致變怪者也凡無祀之鬼厲祭之法一依洪武禮制施行凡此數事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乃以 殿下英明果斷不世出之主而反循前代因襲之弊不能修擧而行之可乎苟在 殿下而不爲是永無可爲之時矣 上皆從之命贈鄭夢周領議政府事謚文忠金若恒議政府贊成事並錄用其子孫

辛巳元年 上以久旱命金科講詩雲漢篇仍曰雖下禁酒之令飮酒者不止是予不斷酒

之使然也命不進酒國人無敢飲者○罷禁
中誦呪僧人○上講大學徹章謂金科曰讀
了此書乃知學問之有益於人也科對曰經
筵官皆欲陳賀已詣宮門矣 上曰非知之
艱行之爲艱待予能行然後賀未晩也讀了
一書何足賀也
壬午 二年始設申聞鼓以通下情○書雲觀上
言曰高麗太祖統三之初或者進言曰背山
逆水之地置寺安佛設其道場則可以鎭安
國家乃命有司隨地置寺量給田民後之君

臣益信而創大伽藍各稱願堂施納田民由是五百年間京外寺社不可勝記於是禪教各宗爭執有田民之寺肥馬輕衣甚者溺於酒色靡所不至寺雖數千僧雖數萬其所行如此雖其道儻有福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又曰暴師久則國用不足以今之蓄積觀之數萬之兵一年之餉尚且不足萬一興師動衆將何以應之伏願其付密記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奴婢分屬諸司

上從之○上名金瞻曰壁上欲畫前代可法之事以資觀省瞻對曰周文王爲世子問寢於王季漢高帝獻壽於太上皇周宣王后諫宣王晏起唐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皆可圖也 上即命圖壁上○御淸心亭講書暑雨不輟嘗謂侍講金瞻曰隋煬帝以虞世基失天下然乎瞻對曰世基固有罪矣然用之者煬帝也且以聲色而亡 上曰然聲色實敗天下之本也○上命侍讀金科無時召對每日聽政之暇御便殿引入講論從容賜酒科

亦竭其所知以對如有所疑質諸權近以對
上天性聰明好學不倦讀書嚴立課程讀史
徹卷謂金科曰予於歷代治亂興亡略知之
矣欲講四書五經何書為性理之淵源科曰
帝王之學臣何敢輕議 上曰精一執中帝
王之學也遂講中庸○上曰元閔生來自西
北問其所歷禾稼皆槁何天之降災至此也
判承樞府事趙英茂對曰咎在上國不關我
朝 上曰非也古人遇災必責之於己不歸
之於人 上憂旱流涕日一御膳命罷供上

之獵知申事朴錫命言以一國奉一人數百
人之獵不足為弊 上不允○台臺諫諭曰
邇来言官不顧大體屑屑於小節由是君臣
相疎同僚相猜至不相容爾等恪謹乃職務
存大體予之此言非欲不言予之過失不劾
庶僚之是非也但期諫必以正劾必以公耳
對曰臣等既聞命矣敢有一毫私意

癸未 三年 上慮本國書籍鮮少不能博觀命
置鑄字所範銅為字隨其所得印之命李稷
朴錫命李膺監其事出内府銅以支其用○

是歲 太宗皇帝即位遣左政丞河崙賀登極崙與副介趙璞李詹等議曰 天子既與天下更始則吾 王之爵命印章不可因舊遂申禮部以奏 太宗皇帝遣都指揮高得左通政趙居任等來賜誥命印章 上賜書褒崙等賜土田臧獲鞍馬崙等辭 上曰卿等入奏 天子以遺我子孫萬世無疆之休用錫土田臧獲傳諸子孫卿無固辭遂錫宴于清和亭○上謂左右曰臺諫請人之罪必有罷職流配等語只請依律施行不亦可乎

其召臺諫諭之又曰古人言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如是國安得不危卿輩勿效此○慶尚道漕船三十四艘沒于海中 上聞之臨朝慨然曰責實在予是驅人就死地也又曰米不足惜死者何罪右代言李膺曰陸輸之難甚於水運 上曰牛馬之勞不猶愈於人之死乎○幸益安大君芳毅第芳毅久疾扶出跪泣 上亦下淚賜鞍馬鷹子遂置酒 上曰兄病矣煩兄久坐欲還芳毅曰 殿下臨幸臣家不易臣亦病深

不能上謁今日願見臣醉臥 上留竟日芳
毅扶立而舞 上亦起舞○右政丞成石璘
進戒曰 殿下以明睿之資樂聞善道臣等
喜甚然始勤終怠德必無成請毋怠荒 殿
下明睿照物聽斷如神讒言無自而進然讒
諛之人變亂是非投間抵隙願 殿下慎之
上謂朴錫命等曰汝等識之尚書一部亦其
時君臣相戒之言今乃益知書之有味矣

甲申 四年召元子諭善薛偁及侍學侍直等曰
今為元子多設僚屬者欲其薰陶漸染以成

其德也國祚長短生民休戚實係焉其可不謹乎侍直皆功臣子弟也其父兄予已任用無疑其子弟元子他日亦將用之世世輔翼不亦美乎爾等交相戒飭毋敢或怠○上謂宰輔曰昔唐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匿諸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斃懷中何畏徵之甚也侍中趙浚曰此非徵之賢乃太宗之賢 上曰然

乙酉 五年夏四月隕霜 上自責太甚禮曹判書李文和曰 殿下宜日慎一日以荅天譴

上曰誰邪行歟民有怨歟何天譴之至此極
也○元尹李伯温殺其婢夫　上赦其罪大
司憲李来等請曰古者天子之父殺人司寇
執法而論天子不得而私焉願置於法以慰
無辜飲泣之魂再三申請　上曰可黜諸都
外来等伏閤固請　上令宗簿寺同巡禁司
杖流咸州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李洽
下巡禁司獄来曰伯温之兄在前朝殺人伯
温今又殺人是伯温兄弟實污　殿下好生
之盛德也所以縛送者慮其逃也　上曰卿

非李氏社稷之臣乎何待宗親如是也來曰
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　殿下之德也臺
官皆退待罪諫官趙叙等請曰李洽執法不
變請釋其罪以慰人望　上遂釋之命來等
就職來曰人事感於下天變應於上今以旱
灾恐懼修省減膳止酒誠美意也然不親決
萬幾善言不進願　殿下日御正殿與大臣
論事且刑罰得其當然後可以合天心今死
罪皆宥姦惡何由而止請自今毋輕赦宥
上曰予之不聽政非怠也心不寧也予之輕

宥非欲以此祈雨閔雨之至無所不至耳來
請力疾聽政勿復輕宥 上曰後當且已○
領議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趙浚卒 上聞訃
慟哭素膳輟朝與世子親臨殯次弔慰喪主
初 太上在潛邸雅聞浚名召與論事大悅
擢知密直司事兼司憲府大司憲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浚感激思効知無不言立經陳紀
興利除害革私田以厚民生世家巨室怨謗
沸騰浚論執益力 太上意與浚協竟排羣
議而行之 太上即位之夕召浚入卧内曰

卿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彤弓曰五道兵馬皆委卿揔之遂拜門下右侍中平壤伯策勳第一 上在潛邸嘗過浚家迎之中堂置酒甚謹因獻大學衍義一部曰讀此可以為國○召左司諫李垠等謂曰今年春夏旱災太甚夙夜兢惕引咎自責飭躬正心之道未盡歟政令未平歟大臣百執事未稱職歟宦官宮妾干謁行歟爾等職在言責當極言不諱予當容受垠等曰今 殿

下憂旱自春減膳憂勤惕慮之意至矣大臣
百執事亦皆小心供職無敢縱怠 殿下雖
不奬誘臣等若有所見安敢不言 上命近
臣曰省郎近因禁令不飲酒宜饋之酒 上
謁齊陵因觀稼見禾穀不稔泣下趙英茂曰
臣以功臣坐享富貴而年歉如此奈百姓何
亦泣 上曰自古雖有災異無如今日實予
否德不合天心之所致也○上嘗問世子曰
桀紂何以謂之獨夫世子對曰以失人心也
上曰桀紂為天下主而失人心一朝至為獨

夫況予與爾若失人心必不能一朝居是位也其可忽乎

丙戌 六年 上聞囚瘐死獄中謂知申事黃喜曰可殺則殺之豈可使滯獄而死乎自今令法官勿滯獄◯帝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濟州佛像至使館儼欲 上先拜佛像然後行禮 上曰銅佛自天朝而至則予當拜之以致敬朝廷之意今不然何拜之有河崙趙英茂曰 皇帝崇信佛道遠求銅佛且黃儼無狀天下所知願從權禮佛 上曰予之羣臣

無一守義者畏儼如此其能救君難乎高麗
忠惠被執如元國人無肯救者我雖危難殆
亦如此矣人主舉動不可以輕予之拜佛於
禮何如遂謂儼曰藩國禍福在　天子不在
銅佛當先見　天子使臣豈容拜吾土銅佛
儼仰天良久微笑許行禮竟不拜佛○上憂
旱減膳止酒宥中外囚謂左右曰天之不雨
實由寡昧因泣下沾襟左右感動召六曹臺
諫曰旱氣太甚予恐賞罰無章用人失當宮
禁之中服御過制以召災變宜各直言無隱

予其庶幾改之大臣之可為政府六曹者職
秩雖卑可為將帥者可為臺諫者具名以聞
予其用之○時為匿名書揭市街者非一皆
謂旱氣由河崙執政所致崙上箋請避位
上曰箋詞切至實乃諫疏予觀方策災異之
來非宰相之咎今之不雨罪實在予豈關於
卿甲申之夏卿以久旱固請避位未幾復有
大水之災今日之旱不為卿明矣飛語造謗
予固不信卿何嫌焉崙對曰政令自政府出
臣不任責將欲委誰

丁亥七年 上覽祈禱祝文謂左右曰可諭詞臣自今於祝文毋爲爲寡躬祈福之辭○諫官言古者三公遇災避位今河崙趙英茂貪寵不辭更立制度以紊先王之制又黃儼帝所寵信者也儼曰國王待予雖厚政府待予甚薄此言若布中國聞者必以爲權在大臣矣 上曰近來爲相如河崙者鮮矣大臣休戚所同豈有毫髮之疑自今以後爾等勿復動揺大臣務存大體○封金氏爲王世子淑嬪拜其父漢老同知摠制名漢老曰卿遠

鑑沈孝生近以閔氏爲戒爭自幼深知卿謹
厚能守富貴故擇卿女以配世子卿宜敬受
吾言毋忽

戊子八年浚慕華樓南池功久未就司憲府劾
提調官朴子青 上怒召責持平崔自海勒
歸其家執義權遇等皆待罪左司諫金相知
曰臺臣以言爲責但欲盡職而已 殿下挫
辱如此非所以貽範後世也大司憲南在曰
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雖不中亦不加罪者
所以開言路廣視聽爲萬世計也子青被劾

事不足論設若姦臣用權事關大體而臺諫緘嘿不言則非細故也即命遇等就職○太上王薨　上哀毀不聽政領議政府事河崙等上䟽曰臣等竊謂人君之德莫大於孝而致孝之道與衆人不同諒闇之法殷周之前已不能行惟高宗行之周成王崩康王即位受羣臣朝釋冕反喪服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蓋人主當以天下國家爲體宗社生靈爲計大位不可以久曠大權不可以暫分觀其時勢不得不然故也殷周盛

時人心醇厚世道隆平諒闇之法猶且難行
況後世乎自漢文帝遺詔短喪之後歷代遵
守皆不行三年之喪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獨能行之然軍國重務皆自聽斷宋之真
仁英神四宗皆賢主也外庭羣臣皆用易月
之制而內庭實行三年之喪今考當時帝紀
坐朝聽政除拜大赦皆在未葬之前夫宋三
代以後治教休明之世真儒輩出制度文爲
皆可爲後世之法故今日外庭羣臣行喪之
禮悉遵宋制今我 殿下哀慕 太上孝誠

切至深居諒闇不肯聽政羣臣遑遑罔有禀
令前日臣等謹率百官合辭以請聽政 殿
下不即俞允臣等闔命不勝感愴竊伏惟念
舜稱大孝周公稱達孝盖遭父母兄弟之變
而善處之者也戊寅之變姦臣乘我 太上
之不豫挾幼謀亂宗社安危間不容髮幸頼
殿下應機誅除再安宗社萬世永頼則我朝
鮮億萬年無窮之業 太上開之於前 殿
下定之於後其善處變而能繼述者實可與
舜周公無愧矣是盖以宗社爲念以行大孝

矣今我國家雖號小康中外之虞不可不慮
殿下欲效三代盛時之禮恭默不言不肯聽
斷臣等竊恐庶事必至於陵替或貽宗社之
憂終有虧於大孝也伏望　殿下抑哀順變
一遵宋朝之制素服臨朝日聽庶政上以隆
宗社之大孝下以慰臣民之輿望以承　太
上草創之業以貽萬世持循之法疏上留中
六曹又率百官上疏陳請竟不允○議政府
請曰　殿下近日飮膳甚菲臣等不勝驚懼
上曰予於平日亦不嗜盛饌但一味而已性

本如此非以哀毁而然也黃儼等在館 上以淡服乘素輦如客館慰儼儼喜請肉膳 上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今我淡服只爲使臣耳在宮中服衰絰不可食肉儼再請 上固辭

己丑九年丹山府院君李茂以罪繫獄獄官并鞫其子公柔公柔受杖幾九十終不服 上聞之曰是問之者過也子爲父隱寧至於死安敢證成父罪乎即命釋之○上謂宰執曰予深慮武備疎虞其令將兵者習知紀律且

讀兵書又曰刑官議人之罪若功臣顯官及其子孫雖犯重罪例從輕比至無勢之人乃十一坐以所犯是豈合於天心乎○諫官李種善等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上補袞職下糾百司當其論奏之時一有議不諧者必先除去稽諸往古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主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又宋仁宗以夏竦爲樞密

院使臺諫交論其姦邪上未省還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至於前朝正言李詹金伯英等二人極言侍中李仁任之罪亦非除去不同者而後為之也願自今臺諫論事之際詢謀僉同則合辭以奏其或論議不同則不必去其不同者使人人得自論事從之○東北面饑 上曰東北之民不種麰麥雖值麥熟之時必仰賑貸自今守令春秋勸其民以耕麰麥因謂左右曰每當山水崩渴日月星辰風霜雷雨之變禽鳥蟲魚之

怵常懷警懼益勵修省以至今日豈可謂適然而慢天戒乎○夏四月大雷電雨雹大如彈丸有一人中死禽鳥亦多斃者 上謂左右曰考諸傳記夏雹乃政令繁苛徭役煩重之所致也命書之以示議政府○御廣延樓知司諫院事韓尚德進曰舜爲聖人皐陶以無若丹朱爲戒唐太宗亦英明之主魏徵以無若隋煬帝戒之今臣亦以無若辛禑爲戒殿下久不聽政臣意謂未寧也 上曰予當此節每發眼疾今年亦然尚德曰事大以誠

禦寇以威中外無事號爲太平然願常自敬
畏明四目達四聰進賢退不肖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則今日之治三王可及 上欣然曰
三王安可及哉尚德曰 殿下正心誠意與
天地合其德毋曰予不敏焉則能及古之聖
人矣尚德出 上曰韓尚敬言甚切至其弟
亦然自予即位以來諫官進戒未有如尚德
也他日視事尚德又進曰今當炎夏氣失其
調天久不雨凄風如秋臣未知君德之失歟
時政之爽歟 上曰政事闕失諫官宜自知

之尚德曰命令之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有
聞事已施行前日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問故事如何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脩
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
重任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之得失皆
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
朝廷重諫官也尚德又曰近日臺諫俱以言
事罷黜非惟罪止其身鞫問相與論議之人
是以士林相戒不過諫官之門又曰 殿下
言動之間政教之施無可規者然不曰政已

治民已安每當淸燕深自警省曰所存之念
何者獲戾于天所行之政何事見咈於民非
惟懼其已然亦常慮其將然則禍患可消古
昔賢聖莫不如此　上曰昌言也尚德猶不
退　上曰復有所言乎尚德曰去歲凶歉人
不聊生柳廷顯在忠淸道厚歛督責重困百
姓臣等旣已劾問適經赦宥未得請罪臣聞
傳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自今觀之
盜國財似重歛民財似輕古人垂戒其旨深
矣　上曰代言在予左右尚且不言予何從

知之即命都堂覈實以聞○以旱止酒議政府請進酒 上曰予之止酒非獨憂旱亦慮百姓之饑饉也因下教求言禮曹佐郎鄭孝復上言曰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官官之所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爲政臣之未解一也兵不在多惟其精官不必備惟其人不急之官多無用之兵衆矣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貧臣之未解二也僧徒何補於國受職牒乘肥馬乎倭奴何德於吾民船粟來周饑饉乎臣之未解三也嗚呼功同而賞有高下

者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疎也夫如是則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一夫有罪國人皆謂可殺猶不殺之衆心其得自安乎衆心未安國家其得不危乎臣之未解四也嗚呼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安得悉以事事而舉之惟願 殿下崇儉節用以厚民生卑宮惡衣以移風俗賤貨而貴德勿畜言利之臣厚本而抑末痛禁遊手之徒正賦之外不納進獻用物之外不許營繕事必師古勿立新法如承大祭毋輕民事脅從

罔治以示至仁勿聽無稽之言勿用不詢之謀勿侮老成之人三復七月之詩潛心無逸之書以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善行爲令日之善行皐陶伊傅周召之所以告戒其君者便作今日之耳聞勿恃富貴勿恃崇高勿恃兵甲之多城郭之完山谿之險常懷戰兢之心敬天命畏小民 上覽之稱歎久之曰直哉廷臣未有直言如此者也御筆親自批點功同罪一四句擢拜司諫院右獻納○上謂左右曰外戚封君在我朝始於象山君康繼

權閔氏亦皆封君是非古法也又謂禮曹判書李膺曰后妃之族封君非古制也卿宜考歷代之制以進於是悉罷外戚封君者○下教曰蓋聞自古帝王之世君臣都俞同寅協恭以成正大光明之業長治久安以基萬世之太平世衰道降人心澆漓詭姦交作迭為傾危之習予固憫焉今者不逞之徒或憑國家利害或挾一身愛惡造言往來以為阿附之階仕進之徑間我君臣構我宗室將相其為國家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輿言至此

予實痛心議政府統百官施號令以補寡人
之治其令臺諫體予至懷輒隨所聞陳達無
隱則雖宗室功臣事關宗社當以法論已載
盟書予不敢宥其有為宗社計者或直來親
告或實封以聞以廣言路　上欲以大學衍
義后夫人可法可戒之事教　中宮及世子
淑嬪以下諸宮人命書衍義齊家之要以進
○上歎人才不古欲振起之傳旨成均館曰
諸生所讀經書置薄以聞予將進諸生于廣
延樓下使文臣詳加講論又命李稷趙璞柳

觀李詹往成均館訓儒生

國朝寶鑑卷之三

國朝寶鑑卷之四

太宗朝二

庚寅十年台司憲掌令郭德淵曰人家臧獲有投屬本宮者予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加禁斷○夏旱命卜師占雨期書雲觀察雲氣 上不進酒徹夜不寢親自候察謂近臣曰山崩水溢占書皆言咎在君上予則不以爲意每遇水旱但以民受其災爲憂耳遂命釋輕囚○左政丞成石璘辭職曰陰陽不和水旱相仍皆由老耄不能

燮理妨賢病國之故 上曰水旱之災實予
否德所致也昔河崙為相修改法令時有水
旱之災人皆以為謗其後趙浚金士衡李舒
相繼為相而亦無歲無災予以否德不見荅
於天心水旱荐至然予則進退惟艱久居厥
位憂勤惕慮欲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卿身
雖老體予至意毋庸退休○上率百官詣文
昭殿行禫祭還宮議政府率百官請賀 上
以餘哀未盡不許政府啓曰喪畢受朝禮之
大者不可廢也竟不許命諸道勿進箋陳賀

宗親政府功臣上壽 上傷 母后先逝與
大臣言 母后祔廟之事泣下悲不自勝○
冬講武于豐海道次于江陰縣雷電雨雹震
馬二匹 上輟膳還至木村天乃開霽泣謂
羣臣曰予以否德不堪負荷天變若是因示
遜位之志李叔蕃曰父母之於子常責其所
短天其仁愛 殿下示災異耳若以災變遂
厭萬幾怠心生矣宜克勤克念以答天心○
西北面都巡問使朴訔啓義州之民去歲因
旱失業今年困於奔命請減今年田租 上

孟獻以國子助教陳璉所撰碑銘授通事送
之其文有恭讓君立用事者忌公不附己劾
貶長湍等語 上覽之謂左右曰璉焉知禧
之行事而敘之詳密乎昔本國使臣有因卜
筮而生釁者通事何得私通孟獻其台責之
成石璘請禧子孫私通中國之罪 上不從
諫院又請禧子種善之罪 上曰種善欲顯
揚其親耳有何罪焉諫院又請河崙權近之
罪曰碑銘言用事者忌公不附己指誰而言
歟又曰庚午五月誣以遣奕初于上國繫公

等數十人于清州將用峻法鍛鍊成罪天忽
大雨館舍皆沒問事官攀樹僅免清之父老
以為公忠誠所感奚初之訴于上國已有明
降可謂誣乎其用峻法鍛鍊成罪又指誰而
言歟水災禱果有周公之德而致之乎又曰
壬申七月我　太上王即位忌公者誣公以
罪欲加極刑臣等以為我　太祖初非有意
於開國盡忠王室禑與其黨謀去　太祖禍
在不測豈無罪而加之極刑乎其所謂忌公
者誣公以罪欲加極刑又指誰歟請訊斋依

法治罪近斬棺潴宅籍沒家產以懲後來崙
凡四上書自辨曰所謂忌公者指南誾鄭道
傳而言也若用事之臣陰謀之事皆以爲出
於 太祖之命則如縊殺李種學杖殺李崇
仁等六七人之事此豈 太祖之所知哉
上曰崇仁種學之死予曾不知以 太祖剛
明創業之初曾有如是之事乎即命憲司覆
實以聞果教書使孫興宗體覆使黃居正承
道傳南誾指與宗杖種學不死縊殺之居正
杖崇仁腰不死橫載馬上馳送傍邑而死命

下居正興宗巡禁司獄謂議政府六曹臺諫曰居正興宗希權臣意枉殺崇仁種學河崙權近所言用事者非指 太祖明矣巡禁司當以出入人罪 上曰興宗居正不從 太祖之命聽權臣之嗾濫殺無辜以汚 太祖好生之德是知有臣而不知有君宜當論以重律獄官吏以謀殺人當之曰首議者斬從之者絞 上亦不以為然下議政府政府啓曰居正興宗實從道傳南誾之計種學崇仁皆高麗遺黨道傳等欲衛我社稷耳豈有他

心 上曰卿等之言誤矣壬申七月大業已定焉有彼此之黨功臣趙英茂韓尚敬鄭擢上書又如政府言 上曰道傳南誾懷挾私怨陰嗾使臣枉殺無辜予非爲崇仁種學復讎也爲天下萬世之計也 太祖剛明之主也尚有如此之臣後世儻有庸君弱主臣而效此將無所不爲矣予欲以春秋之法罪道傳南誾垂法以杜亂萌而掌刑者言律無欺君正條下政府議之欲聞公論也卿等何遽以此上請乃命道傳與宗居正廢爲庶人子

孫禁錮閒以開國功高勿論臺諫劾咸石璘等誤按律 上命皆就職石璘等上言政府百官之長今為臺諫論劾無顏復仕都堂 上曰臺諫尚論人主其論政府何足恠乎謂金汝知曰道傳藏凶暴於巨肚密嗾與宗等戕殺無辜崇仁有才固其所忌種學未知何故二人罪若合死當正名誅之本非當死敢擅殺之是無君之心極著而大臣謂之不關宗社何哉英茂質直少文不必責也韓尚敬鄭擢號為儒者亦請減何也○高麗於德積

白岳松岳木覔等處春秋令宦寺及巫張女樂祀之謂之祈恩至是 上曰神不享非禮令禮官博考古典罷之遣朝官奉香以祀之兵曹又循重房舊例每歲設祝壽齋 上曰脩短有數何用祈禱遂并罷之○上親祼太室謂近臣曰今行享事執事之臣各盡誠敬禮儀不愆予甚喜之前此親享後例於齋宮除拜享官至是 上曰親享宗廟自是常事除拜享官恐爲後法遂停之賜終獻官河崙鞍馬奉俎官金承霆贊禮安省執禮許稠及

諸代言廐馬名一匹名宗室大臣設飲福宴于廣延樓極歡而罷○上謂議政府六曹曰今國家無事予當冱寒每日視朝煩卿等早朝者無他欲與卿等克勤無怠以盡敬天勤民之道韓尚德對曰勤政帝王之美德宴安古人之所戒雖無事每日視朝誠美法也○掌令李傚劾知議政府事朴經誤議黃居正孫興宗之罪有朦朧啓聞等語議政府請曰朦朧者以白為黑以是為非之謂也臣等見此闔府驚駭願下傚攸司治罪 上從之下

儆巡禁司獄既而謂金汝知曰李儆之事未
爲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得已從之耳前此
未嘗以大臣之言而黜諫臣者予今老矣不
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之○冬雷木稼 上
曰古之人君若有天災地怪必廣詢民瘼遂
分遣禮曹參議李之剛等于諸道咨詢民瘼
審理寃獄謂曰在京掌刑官吏非一猶有誤
斷者況州郡乎昔趙大臨之獄閣獄官急於
大臨緩於仁海乃遣黃喜監問果得其實仁
海伏誅若不更覆必誤斷矣自是益知獄訟

之不可不審之剛等陛辭 上曰在位十餘
年間天灾地恠無歲無之予每反躬自責然
民生疾苦安能洞見爾等其往敬之○上謂
代言等曰大學衍義西山真氏集古今格言
為書予每讀之其間德刑先後之分田里休
戚之實尤其要者也乃命右副代言韓尚德
大書殿壁使羣臣觀之○上論漢唐以後外
戚用事之弊曰使外戚通籍宮中出入無防
非人君長遠之計也宜當制之於未萌又謂
左右曰衣食民生所重不可偏廢古者有后

夫人親蠶之禮自今宮中納麻枲以備紡績

○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爲首　上謂承政院曰夢金尺受寶籙是夢與圖讖之說耳豈可爲樂章之首右副代言趙末生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神人之生異於常人故姜嫄之生者曰履帝武敏歆姜契之生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受寶籙夢金尺實　太祖受命之符也以爲樂章之首未爲不可領議政府事河崙亦曰寶籙之說臣嘗聞之開國之前有僧得之不可謂妄也乳

子雖不言怪神然蜀人董玉經之說先儒亦言之青青千里草亦指董卓而朱子寓諸感興詩則讖亦古人所不廢也 上曰自古帝王之興在乎天命人心豈符讖之足論哉乃以覲天庭受明命之曲爲首章 上又謂代言等曰圖讖不足信也今實籙之說予不信矣其一曰三奠三邑應滅三韓人謂三奠爲鄭道傳鄭摠鄭熙啓也熙啓無才德無勳勞是果應時而出乎其二曰木子將軍劍走宵大夫筆非衣君子智復正三韓格人謂非衣

是裴克廉克廉作相不久輔治無効亦皆應
時享自今樂府宜削此曲崙固請乃以受寶
籙爲第三崙又請爲 太祖撰歌詞以代受
寶籙 上許之崙撰進保東方受貞符二篇
上曰受貞符亦符讖之說恐爲不可宜令政
府六曹議之金汝知以崙之言啓曰有一秘
記云高麗都松嶽四百八十年朝鮮都漢陽
八千歲高麗氏歷年之數果驗由此觀之秘
記之言不可謂誣也因言 太祖開國之時
有夢金尺受寶籙之異 上曰昔江充緣武

帝怗夢禍及無辜王莽公孫述之輩咸信符
讖殃民禍已以此觀之讖與夢不足信也我
太祖開創大業起於天命人心縱無金尺寶
籙之異其不能創業乎卿等皆儒臣也何論
說之至此耶羣臣皆俛首唯唯而已後崙又
啓曰臣前日所獻受貞符一篇 上以爲不
可臣以爲受寶籙雖出讖記實天命之先定
也其閭巷歌詠請勿禁 上從之
壬辰十二年高麗掌令徐甄居衿川有詩云千
載神都隔漢江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

功安在卻恨前朝業不長大臣臺諫請鞫問
治罪　上曰高麗之臣不忘其君乃其情也
吾李氏豈能與天地無窮哉儻李氏之臣有
如此者可嘉也其置勿問後復固請　上曰
旣高麗之臣不北面我家追慕其君是亦夷
齊之流也何可罪之○大風拔木　上謂大
臣曰今大風拔木考之古文主於臣僭且日
者大石崩隕亦主於臣然豈可以災變歸之
於臣而不自省乎況已有失德寧不引咎以
自責乎予之夙夜祗懼凡有耳目者所共見

聞卿等亦思所以弭災之道各自戒謹○召
成石璘趙英茂吏曹判書李稷兵曹判書黃
喜大司憲柳廷顯司諫李稑等引入便殿曰
近日大風之變未知召災之由政事之失歟
寡人有荒淫之慾歟古人釋荒字曰内荒於
色外荒於獸予之荒於内者非卿等所知荒
於外者則所共知也遇災之後私自以謂不
合天意以至於此莫若退自修省故不視事
于今數日矣政府臺諫無一言及致災之由
以責寡人卿等不敢面言則宜實封以聞石

璘廷顯曰臣等未見殿下盛德之爵以用人一事言之如臣等亦承之重寄百僚之間安知不有冒濫者石璘稷又啓曰願自今銓注之際台集臣等於前自九品以上皆親問賢否而除授則冒濫者無所容其間矣上曰今委卿等以銓衡何必與卿等親執班簿哉又曰予以否德祗承大業惟恐獲戾于上帝頃者欲傳位世子退處別宮以終餘年大小臣僚皆以為不可予雖辭位孫令政事不能盡委於幼冲而或參决焉則是未能專釋

重負茲用未遂厥志以至今日常告于天曰予之居此位非予求而得之乃上帝之命予若有罪何不只罪我躬乎卿等亦豈能悉知寡人之心○成石璘言於 上曰自古爲相讒言可畏今讒言無自而入臣等之慶幸也第恨衰耄不能稱職耳李膺曰讒言之可畏非惟君臣父子朋友亦然 上曰讒言難辨若以直言爲讒言則其失又大矣眞西山大學衍義以驪姬爲讒言之首予以爲深切

癸巳

十三年講武海州次平州前夕雞林君李

升商訃至趙英茂金汝知以驅禽之令已出不聞 上聞之責汝知曰爾等嘗讀春秋大臣之卒何不即聞俄而禮曹狀至命輟朝三日素膳翼日次于海州汝知曰風霜草野累日素膳恐為未可 上曰予為父服喪三年父亦為予有服臣為君服三年君為臣豈獨無恩○上謂代言韓尚德曰刑房之任至重卿其慎之對曰 殿下代天理物賞罰宜無一毫差謬臣亦夙夜敬謹猶恐一夫無辜獲罪以累 殿下好生之德 上曰予若誤斷

鄕其直言無諱○上聞禮賓寺以陳米養池
魚命問之對曰月費十斗 上曰米雖陳腐
不猶愈於蔬菜乎人有飢饉而不能救何用
養魚其罷之○上謂承政院曰自古水旱之
災皆人君否德所召今聚僧巫禱雨無乃有
愧乎予以謂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讀
聖經知僧巫誕妄今又憑左道以希天澤可
乎金汝知曰雖非古昔聖王之正道靡神不
舉亦古事也今緇徒已集供辦亦具從俗行
之似無害也 上曰旱極必雨若雨則人必

以爲釋氏之力此後卿等不復詆佛矣汝知曰 上以正道問臣當以正道對修人事而罷禱祀之論高出前古百王之上○有言高麗宗室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中事金汝知以聞令政府刑曹臺諫同巡禁司雜治果實 上曰 太祖開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玉川君劉敞曰 殿下今日之言實我宗社萬世之福也吏曹判書韓尚敬曰國初臣爲知申事得聞是事實

非 太祖之意 上又曰予嘗考史編自古易姓受命者或封其後與國匹休或加爵命以旌其賢未有殄滅之無遺者此獄久矣政府大臣何無一言及之刑曹臺諫請誅王麻子 上曰自古帝王非一姓與天地相爲終始皆由祖父積德以興及其子孫滅德以亡若李氏有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爲患不爾雖非王氏其無受命而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或自見或爲人所告者並聽從便居住以安其生○冬氣暖如春 上召

政府六曹曰天變至此實予之咎靜思其由人君之過不過聲色貨利甘酒嗜音峻宇彫墻耳有聲必聞于外予實無之今觀大臣亦皆謹慎無有縱傲者予實愚昧未知致災之由天之示戒雖由寡德百司庶府亦代天工卿等各謹乃職柳廷顯曰謹天戒在勵精願日謹一日親決萬幾　上遂分遣朝官于諸道訪民疾苦

甲午十四年初置敦寧府以處宗親之非　太祖後而不得封君者及外戚諸姓議者以為

無職事而為人設官非古也 上曰親戚苟皆賢耶隨才任用可也苟不賢也而任用之或陷於罪署赦之則廢法論之則傷恩予之置此官欲盡親親之道而不至廢法傷恩也

○漢山府院君趙英茂病革 上欲幸其第視疾仗衛已列聞卒而止悼甚素膳輟朝三日問河崙曰大臣之卒輟朝三日無乃薄乎予思之霍光魏徵之卒皆輟朝五日卿知之乎對曰 殿下重大臣之意雖至矣至五日則軍國重事必至淹滯乃命代言韓尚德致

祭又親臨其殯賜諡忠武○甘露降于永吉
道咸定州領議政府事河崙等將率百官上
箋陳賀 上聞之召禮官傳旨曰當夏月旱
暵之時奔走禱祀之不暇雖降甘露未足為
祥且以近事言之建文之末騶虞出令 皇
帝率百萬之衆深入不毛而麟乃見今甘露
降於咸定之間宜致一方之安而有野人之
警宜速令中外勿賀崙復啓曰此實稀世之
瑞禮不可廢 上固不許曰雨暘時若百穀
咸登是為瑞也甘露之降古雖有之未必皆

治世也翼日崙等率三品以上文武官入殿
庭請曰天錫嘉貺　殿下謙讓不居德至盛
也然臣等不勝賀情　上竟不受○下教曰
農爲有國之本爲政之所當先也軍國之所
需民生之所賴實係於此周禮稻人以防止
水以瀦蕩水所以興水利而厚民生也予惟
夙夜致慮每當水旱尤增惕厲嘗以堤防之
事著之令甲布之中外有司視爲文具未有
成效今遣前仁寧府尹李殷前右軍同知揔
制禹希烈前都觀察使韓雍等往巡郡縣相

其地宜以盡畜止導洩之方以為旱乾水潦之備仍諭樹藝早晩之節務欲事約而功倍弊祛而利興永相民業益隆邦本以副予重民之意

乙未 十五年甘露又降于咸州羣臣欲賀 上不受曰比者海水漲溢大石自移變亦大矣何賀之有○平安豐海之民自春至秋留京畿獵禽以供御膳者俗稱伊彥至是 上曰為人君而以一己之養役民自奉甚無謂也命亟罷之以配軍役○上曰前日予欲行三

十稅一之法禮曹判書鄭易以爲不可此古昔聖王之遺制中國之良法而易乃不肯以此知宰相須用讀書人也○上以海州講武場沃饒可耕許民耕稼曰禽獸居之孰與吾民之耕○吏曹判書朴訔上言請毋變更舊章上謂近臣曰訔之言良是古人云治民如治亂繩宜悉體予意毋立新法但當靜以守之○上視事便殿語及災異嘆曰比見災異荐至甚欲修明政事然未知某事當行某事當止每欲廣求至論銳意行之亦未有昌

言讜議減膳輟樂亦末事耳然情迫于中亦不得不爲復嘆曰終年旱暵禾稼旣槁昨日大風拔樹害穀積何不善致此衆災予嘗閑室靜思深自剋責卽位以來未有功德以福生民圖政大臣更相遞代予久在位欲傳位於世子然幼未更事亦不果也誰知予懷因潸泣縱橫李叔蕃朴訔等惶愕莫能仰視曰殿下至誠惻怛敬天憂民誠貫天地四方又安民物樂業旱災成湯所不免是時 上憂旱日御一膳或露坐日中以致違豫久乃平

復○上謂戶曹判書尹向曰今年京畿旱甚其運慶原倉米五千石賑之又曰聞尚衣院一月熨斗炭例八石是亦出於百姓安可妄費宜減其半京畿民生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芻內廐馬只留四十匹宮中供御已令裁減其在外凡干供御之物亦可量減須要惠及生民○上率百官詣文昭殿行秋夕祭謂輔臣曰比見禮官請原廟親享儀亦如享宗廟禮今晨已依此禮行事然念宗廟以神道事之禮極嚴肅每當行事戰兢祗畏文

昭殿專象生平容儀宛然情懷悅懌怳如承
顔膝下之日兩門户出入無拜揖之節殊不
穩愜豈事死如生之道又曰前朝之君即位
以來親享宗廟不過一二故必備盛禮予欲
以爲常事當祭日率近臣從間道以往百官
陪祭自如常儀○上謂大臣曰有一女年尚
幼然及國家無事欲令適人廣求四五品以
下士族家已得議郎南景文之子凡爲駙馬
者不患貧賤若門閥子孫習於驕奢鮮有不
敗者吾欲取官卑者子孫此兒雖議政之孫

議政已老其父早世鞠於寡母端不驕逸予以諸壻觀之初納壻時以平壤伯趙浚開國元勳與同休戚以子大臨為壻果為賊所詿幾不得其死此乃諸卿所共目擊也其時李茂為相必欲速治幾貽後笑清平君之父居易亦坐大罪以子之故得保令終父有罪而子為駙馬事之難處莫甚焉故今止選士族子孫欲其無驕蹇之習也○有丐者言飢於 忠寧大君者 忠寧以聞 上曰中外飢民已令有司賑濟毋致飢餓何不謹奉行

如是耶忠寧但見予矜恤飢寒有所見聞輒必来告故予得知之雖然已有主者而垂死之民見王子然後獲食非可繼之道也遂命治主者罪

丙申十六年京畿饑命發倉賑之又命戶曹參議李明德巡察踰月明德拜同副代言 上曰汝為近臣業已為賑濟使不可代以他人爾宜盡心永吉道饑都巡問使曹洽請發倉賑貸 上曰賑濟救民之急也啓聞待命緩不及事自今臨時賑恤後京畿耆老數十人

詣宮門自陳近年水旱農失其業實賴 聖
上發倉賑救得免飢饉稽顙而謝淚隨言出
上慰遣之○以旱求言御便殿引見知申事
趙末生右代言李伯持曰予以否德逢天僤
怒旱乾災異屢示譴告夙夜憂懼罔知攸濟
無一日自逸無一夜安寢我為人君豈求羨
衣珍食乎衣不寒食不飢安枕肆志以過平
生者何其多福也予之此言必身親蹈之者
乃能知也又謂左右曰每遇水旱之災上下
強為修省實為可慚至於慮放輕囚又豈弭

災之道誠宜同心戒懼以致和氣○命罷泰
安講武場許民耕墾因與近臣極論遠狩之
弊曰方今在下無姦猾者若無識狂夫乘間
竊發禍在不測可於畿內更定講武常所遂
命兵曹曰講武不可廢以國無苑囿近來不
得已遠出稽諸古典歷代講武之所皆在近
地其於京畿定爲三所○上以晉山府院君
河崙往咸吉道巡審陵寢幸東郊餞之崙回
至定平卒訃至　上悼甚流涕輟朝三日素
膳七日命入殯于京第親臨賜謚曰文忠崙

天資厚重平生無疾言遽色爲相務存大體上曰晉山忠直之臣予尊其德義常以賓師待之○上聞沔城君韓珪卒謂趙末生曰予聞晉山之訃淚尚未乾今沔城又卒誰知予今日之心因失聲而哭召朴訔韓尚敬金承霔延嗣宗等謂曰頃者晉山府院君之訃至以失經濟大臣不勝傷悼今又失忠直之臣奈如之何當三功臣會盟時凡六十餘人今十餘年而存者不過三十感念存沒寧不悲乎仲月功臣之會已有成法今功臣之存者

少欲以已沒功臣之嫡長超拜官爵使代其父與會其功臣之有故未赴宴者亦以嫡長代之是欲世子相見而慣識耳非世卿之比也

丁酉十七年 上賜代言李明德駿進恭柑子各一器曰予知卿等皆有老母故賜之予每恨於齊陵未盡榮養也○夏五月隕霜 上曰予自踐位以來每見夏月繁霜水旱不調稽諸經史有曰夏月繁霜由於用刑失情自今宜明慎之又曰曩者晋山爲首相時人以

為災變皆晉山所召也今晉山已没宰相屢
更猶且如此非宰相之過皆予否德所致也
儲嗣不才又不得傳位是用爲之痛心也○
訓鍊觀請屬田于本觀以養武士一如成均
館令朝夕讀兵書 上曰讀兵書豈如究六
經遂不允○禮曹判書卞季良啓曰 殿下
命除諸道進膳其謙謹之意則至矣然人主
一身宗社生靈之所托奉養調護不宜不謹
上不允旣而京畿都觀察使李灌獻麞 上
不受而責之○上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

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或有踰年未葬者甚乖古制且或置原野以為某年某月某日犯某子某孫生日計其子孫利害如子孫衆多者或至二三年不葬者亦多有之俚俗無知不可不變吏曹判書朴信曰陰陽家集諸家葬書異論鋒起誑惑齊民請令書雲觀悉集葬書撮其大要其他怪異之書悉除之
上曰讖緯之說論者皆不取焉然以漢光武之明猶惑圖讖是光武之不純乎道也我朝讖書所言木子走肖之說鄭道傳以為興必

好事者之所作然竟從是書遂上受寶籙之
曲大臣莫不信之予為靖安君時尙不之信
遷都之日河崙深信此書欲定都毋岳予獨
不信乃定漢都若不燒讖書以傳後世則見
理不明者必深惑矣宗社禍福長短安有以
此而知之乎亟令燒去於社稷必無所虧命
左議政朴訔知申事趙末生往書雲觀索陰
陽書妖誕不經者悉焚之○司憲府啓河崙
辛未久其妾在服都摠制李伯溫欲强娶之
請治其罪 上默然政府六曹啓事退 上

謂近臣曰伯溫予從昆弟也所為令我反慚予乃不答晉山社稷元勳伯溫以宗室至親敢爾如此予必不宥○視事便殿因置酒輔臣起賀曰 殿下至誠事大國家無事邊境晏然實臣民之福也 上曰予殫其誠悃以事上國往者如此來者難知脫若小怠必生釁隙可不畏哉○講武海龍山 上曰家世業武幸賴 太祖勸學之力不習射御讀書登第田獵非予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亦不可廢然蔘民驅禽心所未安自今畿外講

武决不復行任實泰安海州之行悔之何及
雖畿内之行亦不欲調郡縣軍止發防牌一
二千人足矣○上曰予觀經史宦官雖或有
忠於君者而其侫君亡國者率多然宮闈之
間不可無此輩也今宦官每以小事欺予予
非不知置之於法但無知小豎不可事事譴
責也昨夜因有徽懿問掌膳者不在乃知宦
官擅自遣出不可容貸自今承政院每夜點
撿入直宦官及掌膳者○上曰上林園花器
負重難致我不好花卉自今勿令進貢以寬

民力

戊戌十八年春三月　上召知申事趙末生代言李明德金孝孫等曰凡人之壽夭皆天所定今予誠寧之葬欲從三月之制書雲觀拘於陰陽禁忌以謂四月唯初五日稍吉但以大歲壓予本命更卜明年正月初四日然予不信此言以已然之事言之歲在辛未　先妣不豫予常侍側竟遭愍凶諏日而葬是年乃予大歲壓也歲戊子我　太祖安陵之日壓　上王本命且予即位以後或川渴或海

赤或石自移凡恠異之事多矣占書或云易
王之兆然予在位十八年于玆尚無凶害此
皆不信之明驗也古者卿士庶人之葬各有
月數而世俗拘於陰陽之忌不遵古制欲垂
法後世當自宗室始令誠寧之葬當從先王
定制其諭政府六曹且令書雲觀毋得更言

國朝寶鑑卷之四

國朝寶鑑卷之五

世宗朝一

世宗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

諱　字　洪武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于漢陽潛邸在位三十二年景泰庚午二月十七日壬辰昇遐壽五十四葬英陵在驪州

上太宗第三子初封忠寧大君戊戌六月文武百官以世子禔失德合辭請廢　太宗欲立禔長子爲嗣羣臣咸曰殿下敎養世

子無所不至尚且如此今立幼孫寧能保異日乎況廢父立子於義何如請擇賢以立之太宗曰卿等宜擇賢以聞羣臣咸曰知子知臣莫如君父簡在聖心 太宗曰忠寧天性聰敏好學不倦雖盛寒極暑終夜讀書手不釋卷通達治體予欲以忠寧爲世子羣臣賀曰臣等所謂擇賢亦指 忠寧議既定即立爲世子八月乙酉 太宗召知申事李明德曰予在位今已十九年矣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未能上答天意屢致災變且有宿疾近來

尤劇玆欲傳位世子明德等力陳不可 太
宗不聽御報平殿令内臣趣名 上即以大
寶授之移御別宮 上隨至奉大寶親詣內
庭固辭至夜 太宗不允遂即位于景福宮
尊 太宗為聖德神功上王○上王謁健元
陵還至野次 上遣長川君李從茂右代言
金孝孫獻酒饌 上王歡甚曰今日下淚者
三弟之子非不多也不得俱在眼前一恨也
前日孝寧忠寧朝夕出入定省今忠寧為國
王未得數見二恨也在位十九年水旱之災

無歲無之三恨也◯上上壽于 上王孝寧
大君補領敦寧柳廷顯領議政韓尚敬右議
政李原宗親駙馬六代言侍宴 上跪進卓
上壽 上王曰予之避位欲貯福也今反益
尊矣酒酣羣臣舞 上王亦舞曰付托若不
得人雖欲忘憂得乎主上真守文太平之主
也尚敬等曰實因 聖上知子知臣之明一
國臣民祝壽萬年永觀太平極歡乃罷◯恭
靖王避暑在廣津 上王與上幸東郊臺山
邀 恭靖王置酒 上王奉承恭甚 上尤

讙極歡洽暮而罷 上王乘白馬而還中途下馬名知申事河演謂曰予素愛此馬馴良令以遺主上乃命尚乘改鞍以進又顧謂演曰吾父子之事歷代所無但恨不令完山君見之因歔欷○上移御昌德宮 上王在壽康宮 上每日從宮中道往朝 上王問起居從容盡日乃還一切事務皆稟焉○始開經筵領經筵事朴訔李原知經筵事柳觀卞季良同知經筵事李之剛參贊官河演金益精李隨尹淮侍講官鄭招柳穎侍讀官成概

檢討官金赭副檢討官權蹈等講大學衍義李之剛曰人君學問正心為本心正然後百官正百官正然後萬民正正心之要專在此書 上曰然句讀經書無益於學必有心上功夫乃有益矣因論宋朝名臣事蹟卞季良對曰温仁謹厚司馬温公為最先儒以王安石為小人然觀其文章政事與其用心皆非人所及恐未可專以小人目之也 上曰安石小人之才者也 上好學不倦每日御便殿視事退御經筵除奉 上王遊宴之外未

嘗暫廢○上上壽于 上王領敦寧柳廷顯
等侍 上王賜廷顯等皮一張曰吾以薄物
贈卿等無他冀壽如此皮之韌長也遂置酒
孝寧大君補以下勲親宰執咸侍宴 上王
呼元肅就前諭曰今日主上欲爲吾獻壽吾
以年歉止之然主上率百官來慰老人吾不
可不以禮待之略以宫厨所儲設小酌但恐
天寒凍路夜行爲勞羣臣皆拜謝 上王以
玉盃賜廷顯酒廷顯固辭 上王曰予與卿
同飲一盃卿知予意乎廷顯曰臣知一體同

心之義然君臣何敢同一盃乎 上王曰我欲同飮卿勿辭也 上王命止樂誦聶夷中傷田家詩且曰主上足爲守文之主卿等宜盡心輔導羣臣皆頓首 上王憑上肩起舞至夜乃罷○上將謁文廟禮曺判書許稠言臣謹稽古制唐用韡袍謁先聖韡袍雖不詳其制疑卽今之絳紗袍也 上曰絳紗袍臨羣臣之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袞冕以謁

己亥元年江原道行臺監察金宗瑞啓原州等

慶十二邑民飢請蠲租稅 上從之卞季良
以為不可 上曰為人君者聞民飢死尚徵
租稅誠所不忍況今舊穀已盡開倉賑濟猶
恐不及更責租稅於飢民乎既遣監察視民
飢饉而不蠲租稅復有何事為實惠乎○御
便殿視事參贊金漸進曰 殿下為政當一
遵今 上皇帝法度禮曹判書許稠進曰中
國之法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漸曰臣見
皇帝親引罪囚詳加審覈願 殿下效之稠
曰不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若人主親決罪

因無問大小則將焉用法司漸曰萬幾之務
殿下宜自總攬不可委之臣下稠曰不然勞
於求賢逸於任人任則勿疑疑則勿任 殿
下嘗愼擇大臣俾長六曹委任責成不可躬
親細事下行臣職漸曰臣見 皇帝威斷莫
測有六部長官奏事失錯即命錦衣衛官脫
帽曳出稠曰體貌大臣包容小過乃人主之
洪量今以一言之失誅戮大臣略不假借甚
爲不可漸曰時王之制不可不從 皇帝崇
信釋教故中國臣庶無不誦讀名稱歌曲者

其間豈無儒士不好異端者但仰體　帝意
不得不然稠曰崇信釋教非帝王盛德臣竊
不取漸每發一言支離煩瑣慍形於色稠徐
徐折之色和而言簡　上是稠而非漸○上
王御便殿　上侍讓寧亦在側　上王召兵
曹判書趙末生參判李明德知申事元肅左
代言金益精左副代言尹淮等乃言曰予數
日深思所以處讓寧之方乃今得之卿等皆
通今達古之儒明聽予言讓寧所爲狂悖教
之不悛遂至於此置諸近地欲使保全而尚

不改悟可爲羞愧予早歲連失三子歲丁丑
主上生時我爲鄭道傳輩所忌勢不見容實
慮餘日無幾常懷欝悒無聊我與大妃更相
抱負未嘗離于膝上由是慈愛最篤異於他
子然當建儲之日但以嫡長命讓寧予豈有
一毫私意於其間乎讓寧既在東宮所行不
善不孝父母不可忍言自今以後以讓寧付
之議政府六曹予不與焉如又犯法政府拿
來吾不管六曹拿來吾不管一從國家處置
宦官宮妾敢有私以讓寧之事告我者我之

不饒到其時莫遵予忍心也予於讓寧父子也故情有所不忍至於君臣則異於是臣之於君苟干名犯分則有賜死之法讓寧雖至愚豈不知乎昔唐明皇一日殺三子史氏譏其不仁之甚此則三子無罪而明皇聽讒故耳如其真有罪則亦不得已焉耳又曰予之傳位本欲遺棄世事優游自適也獨於軍事尚且親摠者以主上年少不知軍事故耳待年三十更事既多則將盡以相授矣向也若使諸子為元帥分掌諸道兵馬接見將士則

主上豈至今不知軍事哉然予之未敢者以彼猜險方在東宮而諸弟各執兵權則安能相容哉自讓寧曰汝之逃出予與大妃未知汝生死常流涕主上在側亦流涕假令汝身安穩而諸弟有故則汝肯如主上之今日乎主上孝弟天至汝兄弟俱可以保全予無憂矣予之流涕非為汝也為國家著耳○教曰民惟邦本食為民天比因水旱風雹之灾連年凶歉至於有恒產者亦未免飢餓爰命户曺發倉賑濟守令之不恤民隱者間亦有焉

已令有司治罪嗟乎生民之衆餓殍之狀非
予寡躬所能周知監司守令近民之官當體
予至懷夙夜匪懈賑窮賙之勿使飢餓予將
遣朝官審其能否如有一民飢死者當抵罪
不宥○上御經筵卓愼曰臣聞 殿下手不
釋卷夜分乃寢願 殿下執此之心無怠無
荒入心無常操則存捨則亡聽政學問之外
無他念慮介于其間則聰明日廣矣 上深
加敬納焉○判漢城府事權弘上言箕子之
賢天下萬世所共敬慕吾夫子嘗言殷有三

仁爲我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者以箕子
受封於此而施八條之教也其有功於東方
甚大 太祖開國首載祀典所以尊崇先聖
者至矣然而墓無碑記無以顯揚功德乞令
文臣撰碑樹之墓下以詔後世 上乃命參
贊卞季良撰碑樹于祠下○上聞武陵島民
男婦共十七人行到京畿平丘驛飢頓遣人
救之仍下旨曰聞武陵島人今到平丘驛絕
糧而入無救恤者近京之地尚且如此況遐
方乎因念人民必有飢饉其令戶曹移文各

道嚴加檢察俾民免於飢困以副予至懷○
戶曹判書李之剛請作倉數十間以藏豐儲
倉米穀　上曰土木之役予所不欲也倉雖
不可不作今值歲歉且當東作之時不宜興
功遂不允○上以旱出宮人年壯者歸其家
○對馬島倭犯邊　上王遣三軍都體察使
李從茂將三軍往征之又以領議政府事柳
廷顯爲都統使參贊崔潤德爲都節制使節
度諸軍廷顯遣使告捷　上王遣訓鍊判官
崔岐賜書李從茂曰自古興師討賊志在問

罪不用多殺裴度之伐蔡曹彬之下蜀載在史冊昭然可觀惟卿體予至懷務令投降悉致于我又曰春生秋殺天之道也王者體天之道愛育萬民其有寇賊姦宄悖常亂紀者則誅討之舉亦不獲已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近者對馬島倭奴背恩負義潛入我境殺掠軍民者隨獲誅斬以正大典其前日慕義曾居我境者仍令分置諸州給以衣糧以遂其生對馬為島土地磽薄不堪稼穡生理實艱予甚憫焉苟能卷土來降則居處

衣食悉從所欲卿其諭予至意於其守護都
都熊瓦又命兵曹判書趙末生致書諭都都
熊瓦曰本曹奉宣旨若曰古昔帝王奉若天
道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以養其形因其固有
之義理而開導之以淑其心若有強梗不率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者小則刑戮大則征
伐堯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而已對馬為島
隸於慶尚之雞林本是我國之地載在文籍
昭然可考第以其地甚小又在海中阻於往
來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黜於其國而無所

歸者咸來投集以爲窟穴或時竊發劫掠平
民孤寡人妻子焚蕩人室廬窮凶極惡積有
年紀惟我 太祖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
命肇造邦家國勢大張兵力崛阜穿徹海岳
騰擲天地隆隆殷殷凡有血氣者莫不慴伏
于斯時也命一褊將殄殲對馬之小醜有如
泰山之壓鳥卵賁育之搏嬰兒我 太祖乃
敷文德戢威武示以恩信予紹大統克承
先志益申撫恤雖或間有草竊不恭之事尚
念都都熊瓦之父宗貞茂慕義輸誠犯而不

校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加勞慰
又念生理之艱許通商船慶尚道之米粟運
于馬島者歲率數萬餘石庶幾養其形體以
免飢餓充其良心恥爲草竊之用心盖亦
勤矣不意忘恩背義自作禍胎爰命邊將領
兵船進圍其島以待降附今其島人尚且執
迷不悟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思
其生理良用惻然島中之地類皆石山未有
肥衍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但欲乘隙竊
發盜人財穀耳盖其罪惡貫盈幽則天地神

祗默降殃禍明則良馬大船水陸之備甚嚴焉往而不遭誅戮之患哉只有捕魚買賣乃爲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是自絶之矣非予先有絶之之心也失此生業不免飢餓坐待死亡而已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若能幡然悔悟卷土來降則其都都熊瓦錫之好爵須以厚祿其代官等亦當優恤其餘羣小並齒吾民一視同仁俾知盜賊之可恥義理之可悅此其自新之路生理之所存也若猶懷草竊之計仍留于島則當大備兵船厚載糧

餉環島而攻之歷時既久必將自斃若又精選勇士十萬餘人面面入攻則囊中之物進退無據靡有孑遺而陸爲烏鳶之食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嗚呼豈不深可哀憐也哉此其禍福所在彰彰明甚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皆有降衷秉彝之性矣豈無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哉兵曹其移文對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新之路俾免滅亡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意敢此今錄宣旨

遣人諭意惟足下思之○帝求與天寺所藏
舍利金漸啓曰僧竺丘為臣言石塔所藏舍
利四枚自新羅以來世世寶藏且有靈異願
得留鎮法門 上曰僧徒容有是言然於國
體則不可 天子求舍利當以本國寶藏者
進獻以表至誠況石塔舍利 天子所知豈
可以是為靈異舊物匿不以獻上欺 天子
乎雖無此物於我國保無災恠卿其勿疑漸
慙赧無以對○上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朴
訔議汰諫大夫一員已啓矣尹准謂元肅曰

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尚多諫官豈
冗官乎昔宋仁宗慶曆間銳意圖治增置諫
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為盛德且前朝官制諫
官凡十三員今只七人已為省矣又欲減其
一無奈不可乎況 上新即位首省諫官後
世以為何如肅以啓 上深以為然從之
庚子 二年 上以新即位當先奬節義下教中
外搜求孝子節婦義夫順孫以實迹聞州郡
所上凡數百 上諭鄭招曰宜簡特行者允
得四十一人以聞旌賞有差○夏旱 上王

幸豐壤野次謂近臣曰天何久不雨耶仰天
噓唏曰吾雖食豈安心哉○上朝 上王于
樂天亭上壽而還 上憂旱命園人拔草根
親覽之以驗旱氣淺深遂令中外禁酒 上
王諭元肅曰減膳撤樂審理寃獄等事於憂
旱末也但要施政得正爾○上朝 上王于
樂天亭使臣趙亮易節繼至兩 上迎入設
宴百官儀衛甚盛使臣騁望歎曰天設僊境
殿下得閒怡養最好 上獻壽于 上王進
退之際敬謹中禮亮歎曰新 殿下敬朝廷

敬 老王忠孝兼全吾奉使侯國多矣未有
如新 殿下之賢也 老殿下既遺遣世事
付托得人優游境外怡養精神可謂至樂新
殿下上受 帝眷次承 父慈盡忠盡孝果
愜所聞古今難得遂吟古語云有錢難買子
孫賢 上王就使臣前謝曰今聞使臣之言
不覺下淚幸勿怪焉遂涕泗交頤侍宴羣臣
亦皆感泣○時有建議以海青進獻請免金
銀者 上王曰海青得之最難且日食一雉
調養亦難又不調馴或時逸去則鷹師尋捕

閭入村落侵擾爲民害予故悉放之卞季良
曰殿下此言可書史策垂法萬世○上王
誕辰　上率羣臣上壽　上王語卞季良曰
子爲國王至誠奉養爲其父而享之如此者
古今所罕極歡乃罷又嘗聞　上視事裁決
各當其理曰吾固知主上賢明有素矣然不
知老成至於如此也又嘗幸抱川謂知兵曹
事郭存中曰吾付托得人遨遊山水間無憂
者天下唯我一人而已中國歷代帝王父子
之間固不如吾今日也存中等頓首賀○大

妃患瘡 上下教曰 大妃瘡疾彌留有能
已疾者將加厚賞其搜訪給傳以遣時 大
妃疾轉劇 上晝夜侍奉頃刻不離側湯藥
飲膳非親嘗不進○大妃薨凡喪禮一遵古
禮 上易服被髮徒跣擗慟數日不進膳
上王辛苦次淚泣勸之故事於殯殿設法席
上王曰大妃之病祈佛求生無所不至竟無
應驗且性不好佛故予欲不作佛事仍命喪
事務從純實不爲侈美○政府六曹合辭啓
曰 殿下侍 大妃疾近五十日憂思勞苦

之餘遭此大故哀慟輟膳被髮寢苫何不思
上王之憂念而徑情至此伏望勉從臣等之
請少抑哀情時方暑濕 上去床伏苫日夜
痛哭左右密以油紙藉其下 上知之命撤
去○上王遣兵曹參議尹淮諭 上曰陵寢
之傍創立僧舍始自高麗我朝亦有開慶衍
慶今大妃陵寢創立僧舍與否其令政府禮
曹議之 上謂淮曰佛氏之僞予非不知但
安陵之後空谷閴寂此予所不忍也卿其復
啓許稠請勿為侈大而營小寺朴訔李原請

依開慶衍慶之例柳廷顯獨曰營建佛宇以資冥福本起於臣子諂諛之心方今兩 上動法古聖千載難逢願勿置寺以爲萬世之法准具啓 上王曰山陵予百歲後所往之地使緇徒近吾之傍於吾心安乎予於健元齊陵建寺者以遂 太祖之志也今山陵予當立法以示後嗣萬世之後子孫之從否在彼廷顯之言甚當其勿置寺○上王遣趙末生諭 上以日易月之議 上謂末生曰以日易月之制予讀史至此每爲之赧然今反

忍行此制爭三年之喪雖不敢復請十三日
而釋服誠所不忍卿其善啓本生還啓 上
王垂泣許之○大雨水溢入廬次 上猶不
移諸代言請曰風雨交作廬次湫隘不避霪
濕以至終夜 大妃在天之靈豈不痛傷
上王聞之亦必震念伏望 上念慈愛之情下
循臣民之望移御別處 上曰 母后遘疾
日夜憂懼望其差愈竟不得効以至於此身
之死生所不敢恤滂泣不聽代言等亦泣請
乃移御別處只藉以槀薦比明還廬次○大

妃陵寢石室盖石廣厚難輸　上王諭上宣
破為二令得易輸　上以為不如全石之固
命元肅請于　上王肅未至　上王已幸石
所命工椎破為二謂肅曰此石廣大難輸已
令破之後　上詣樂天亭　上王謂上曰陵
寢盖石若用全石則轉輸甚難無益於死者
有害於生民今日之事永為成法宜詳錄簿
籍以示後世子孫○禮曹啓曰天下國家人
倫所在莫不各有君臣上下之分不可少有
陵犯近来以下伺上得一小釁則羅織告訴

者非一釋此不禁其流之弊至於君不得畜
臣父不得畜子防禁之法不可不嚴昔唐太
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
患不發何必奴告之也自今奴告主勿受仍
斬之願自今臧獲告主者亦依此法朱文公
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深詔司正典獄之官凡
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踈之分
然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陵尊
者雖直不右其不直罪加凡人之坐高麗之
時緣此義有陵犯守令者必斥逐之至瀦其

宅而後已願自今如有府史胥徒告其官吏
品官吏民告其守令與監司者雖實其不關
宗社安危非法殺人者則置而勿論如或不
實加凡人之坐 上嘉納之
辛丑三年 上謂近臣曰比因年饑民或絶食
民間所貸義倉之穀徵納太急其不能償者
勿令強徵予在深宮民間利害不能盡知爾
等當悉言之又曰佛氏之道無益於禍福
父王既不崇信予若崇信則當 毋后賓天
哀慕之時豈不大設佛事以脩冥福乎須令

民庶審知予意○上視事執義沈道源請置亂臣任君禮子孟孫於法　上不允道源曰孟孫非他緣坐之比當其父之亂言也牽衣止之是則與聞其事不可宥也　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子之恩亦大安可以君臣之義廢父子之恩乎孟孫牽父之衣止其亂言則是乃君禮之孝子也豈可以與聞加罪乎道源出　上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之爲有罪而不念愛父之孝心可謂知法乎○上於慶會樓東以散材構別室不用礎

砌覆以茅草務令儉素常御是室見戶外有
槀席問曰誰爲此予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
納于內○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令
州郡預納明年貢炭　上曰今方盛農之時
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命條錄用炭
之數親減內用炭數十石仍令承政院計一
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甚多民賴以息○
大雨仁政殿鷲頭皆頹　上軫慮停視事大
臣臺諫請日勤聽政側身修德以弭天災
上曰善予非不欲聽政但因雨甚暫停耳今

禾穀殆盡已無秋成之望今雖開鬻民將何
賴以生卿等宜悉心救民○右議政李原等
以封崇 太上之意啓于 上王上王曰予
之讓太上者其意有三一則我 太祖為太
上王二則仁德殿未封太上三則德不及矣
固請乃許之 上率百官以玉冊金寶尊
上王為聖德神功太上王○太上王幸臨津
縣置酒野次宗親及大臣侍 太上語及都
城頹圮不覺涕零謂右議政李原等曰都城
不可不修大役將與人必怨咨然不暫勞則

不久逸吾當其勞以逸遺主上不亦可乎原
對曰都城猶家之藩籬今禾穀稍稔不可不
修於是乃置都城修築都監簽發諸道丁夫
三十餘萬築之○上謂左右曰世子今當蒙
養之時宜選端士以爲寮屬至於扈衛之官
亦須愼簡○太上王召知申事金益精曰予
無與消日者主上每日來謁與之談話甚適
然恐廢事爾往啓之間日而來益精對曰
主上每於視事後來謁且有事則隨啓不至
停滯 主上常以未効文王之日三朝爲恨

豈以間日來謁為安乎 太上王曰往來之
際衛士得無勞乎益精曰只率直宿禁軍而
已誰敢憚勞 太上曰果如爾言予亦安心
矣益精還具以啓 上甚喜○太上王謂柳
廷顯李原卞季良等曰高麗太祖配享者六
人我 太祖配享惟四人耳開國之時功之
大小予知之矣南誾唱於外李濟應於內扶
翊 聖祖開創大業勳勞甚大後雖有罪不
可廢其大功予欲以二人升配皆曰誾濟雖
有功勞今之臣子所不共戴天然 殿下大

公至正念功釋罪欲令配享太室臣等敢不
將順 太上曰非謂無罪以其功之大也乃
引唐太宗用魏徵事諭之曰予豈以私怨棄
大功贈南誾李濟等謚升配 太祖○每歲
抄遣人祈福于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至
是禮曹啓其狀 上曰參賛下季良曰年終
還願邀福之事崇佛之端近者凡干佛事罷
之幾盡惟 先王先后忌齋未忍卒革此則
為寡人祈福雖有獲福之理猶為鄙陋況斷
無是理乎罷之何如季良默不以對元肅對

曰臣等固知無理然爲 上祈福未敢言耳
上遂命罷祈禱佛宇○教曰凡死罪必三覆
啓者以重人命令刑曹於二覆以後更不考
元券有違立法之意自令每啓須憑元券詳
讞以聞○初 上封世子謂代言等曰人生
八歲入學古制也令世子年八歲須於今歲
擇日入學至是世子備儀衛率寮屬至成均
館以儒服入大成殿酌獻畢遂行束脩禮于
博士升堂受小學而還

壬寅四年 太上王問兵曹曰今天氣甚寒禁

城軍夫在途遇寒得無有凍死者乎對曰諸道皆委守令押來當至寒凍乃分遣宣差諭領軍守令曰風寒則止日暖乃行勿令一民凍死若有死者具錄以聞○春二月御仁政殿受羣臣朝自 太后之薨 上期喪已盡未嘗御正殿受朝至是受朝然正至誕日猶不受朝又當 太上王出遊侍行而已未嘗御弓矢○罷經行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執幡蓋香火前導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

行至是命罷之○上朝新宮啓築城軍多死者太上怒責趙末生李明德等曰築城軍死者甚多卿等匿不以聞何異於指鹿爲馬乎末生等慙懼無以對時京師米貴餓者甚衆兩上刻意救之故不至餓死○太上疾篤移御新宮上徒步以從 上自侍疾以來藥餌飲膳皆親自奉進及疾篤通宵侍側未嘗解衣交睫羣臣皆以爲憂○夏五月丙寅太上王薨于新宮禮曹請用易月之制
上曰易月之制漢唐以下中主所爲非先王

之法 大妃之喪禮官承 父王之命定用
易月之制予再請於 父王山陵之後乃釋
衰服今欲使釋服於二十五日則反不及前
喪予欲衰服三年然不可以衰服視事故欲
於卒哭後權免喪服以白衣視事若遇喪事
皆用喪服祥禫之制一遵古禮百官可依易
月之制議政府六曹啓曰 太祖之喪 太
上從易月之制釋服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
臣等敢以此啓但臣子一也 殿下方在衰
經而羣臣釋服有違於義乞令羣臣於卒哭

後釋服許之○大臣以霪雨太甚請進酒不許責豢政院曰居喪飲酒非禮也汝等何敢將非禮之言以啓乎金益精曰殿下自太上疾劇以後不進膳今已二十餘日臣等罔知所爲不計是非敢煩天聰○京畿忠清道海道察訪尹得民等遭風敗船政府請鞫之上曰今年旣有大故災異屢見時運不亨方初遣之時不期事之必成今遭大風得免其身深以爲喜不必問也○命兵曹曰在朝官吏物故而歸葬其鄕者令所經州郡館

驛給車牛送至其家○宜川郡民林成富見
本宮婢元莊受辱於郡吏笑曰恃勢者亦見
侵辱耶元莊聞而疾之乃誣飾其言訴于官
曰成富當 太上昇遐之時言曰根本已拔
汝之跋扈從此已矣知郡事李震以情涉不
忠嚴刑取辭以聞 上命司憲府覆覈之憲
府以獄辭已成不以成富元莊對置成富又
誣服獄成以聞 上曰獄辭有差且不與告
者對置無乃不得其情乎下義禁府鞫之果
元莊誣告也 上曰聽獄之法固當虛心清

問聽死罪則求可生之道聽重罪則求可輕
之端究情科罪尚有所失况今憲府以言累
于上有欲殺之心不察情偽以威逼之使無
罪之人入於極刑若信此斷罪豈不濫殺無
辜遂罷李震及憲府官吏○上謂近臣曰予
在衰經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視以為法
幼主即位終三年不讀書豈小故哉今軍國
重事亦不得已聽斷况讀書乎遂開經筵○
視事謂侍臣曰比年以来連歲凶歉救荒之
政不可緩也欲移粟以救之然農事方興民

亦飢甚則無力以轉輸每日啓事以荒政爲首

癸巳五年 帝遣內官劉景禮部郎中楊善等賜賻祭賜諡 上幸大平館行禮 上泣使臣亦泣使臣曰今日羣臣皆泣益知 父王仁厚有德也見世子曰德容如 殿下一國之福當宴孝寧行酒 上起立使臣問於館伴黃喜對曰君臣之分固嚴然 殿下起立爲天倫也使臣歎曰昔蜀府殿下入覲 皇帝命東宮往迎東宮讓途今 殿下之待孝

寧猶是也○上憂旱下教曰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予以眇眇之身
托乎臣民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水旱凶
荒連年不息百姓愁苦户口流離而倉廩匱
竭無以賑恤今當正陽之月復罹旱暵之災
静省咎徵罪實在予痛心靦面罔知攸濟渴
聽讜言庶幾修行以召和氣大小臣寮其各
勉思天戒上而寡躬之闕失政令之疵愆下
而田里休戚生民利病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以副予畏天憂民之至懷○上憂旱輟膳以

塩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柳廷顯等請曰
殿下 父王之喪極哀盡誠積憂成疾今至
轂調藥之酒其於宗社生民何因垂淚 上
曰勿復言也予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災
其譴在予豈可爲一身飮酒○傳旨承政院
曰宦官之職唯在燈燭掃除不宜授以出納
之任予逐日視事俾無留滯然近者金壽尚
於除授間夤緣詐傳漸不可長已令治罪今
後事無大小代言皆親啓○上御經筵曰吾
看歷代史古之記事者何其纖悉備具也及

觀高麗史疎略太甚今唯史官一人只於朝
啓輪參記事豈能盡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
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申檣金尚直魚變
甲鄭麟趾俞尚智皆兼史職以廣記事○教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以涼德叨主生民
惟是惠養撫恤之方切切于懷慎選近民之
官申嚴黜陟之典尚慮聞見有所不逮爰命
憲府風聞彈糾庶得循良共治黎庶重惟部
民之告訴有乖尊卑之名分頃因廷議立爲
禁防所以重守宰而厚風俗也然而四履之

廣州郡之多又安知有貪饕殘酷之吏倚法
立威恣行無忌以瘠民而病國者乎臣考漢
唐之制既置監司督察郡國又且時遣朝臣
分巡天下吏治民瘼徧加訪問今欲倣古時
命朝官按行州郡出入里閭守令貪汚酷刑
等事悉令發擿一切民間飢寒困苦與夫含
寃負屈者許以自陳仍俾風聞啓達予將詳
加究問如得其實痛懲以法終身不叙庶幾
吏有警省之心而不至於敗官民無告訐之
風而亦免於寃抑使田里永絶愁歎之聲各

遂生之樂◎教曰爲政之要在於得人官
稱其職庶事咸治其令在位文武官各擧勇
智過人可守邊塞者公正聰明可任守令者
諳鍊詳明可處煩劇者如有徇私謬擧致使
貪汚亂政害及生民者按律科罪無或有貸
◎御經筵講通鑑綱目徹卷謂尹淮曰眞西
山云通鑑綱目卷帙多人主未易盡覽予讀
此書今已三年矣　上自在潛邸好學不倦
嘗有微恙猶且讀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盡
取書帙唯歐蘇手簡在側乃取盡閱及即位

手不釋卷雖在進膳時必開卷置諸左右或
至宵分亹亹不厭嘗謂近臣曰予在宮中無
有歛手閒坐之時又曰予於書史過眼則不
忘其聰明好學天性然也　上每日四夜求
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盛暑極
寒未嘗少懈勵精圖治終始如一敦睦九族
友愛二兄人無間言東北賓服境内晏然時
稱海東堯舜云○上命柳觀尹淮改修高麗
史初鄭道傳鄭摠等修史因李穡李仁復所
撰金鏡錄撰之道傳以元王以下事多僭擬

稱宗者書王稱節日者書生日朕則書予詔
則書教乃多更改以沒其實是非出於愛惡
善惡謬於舊史河崙獻議於朝稽舊史就加
筆削未就而卒初　上命柳觀與卞季良偰
校觀欲倣朱子綱目編之季良欲仍道傳等
所改頗失當時之實史官李先齊等曰官號
雖僭皆當時之制稱制稱勅亦不可沒實雖
曰正名分當與春秋郊禘大雩同垂以爲鑑
戒何可更改季良不以爲然准以啓　上曰
若孔子之春秋則托南面之權成一王之法

故吳楚僭王貶而書子賵葬成風王不稱天筆削與奪裁自聖心及左氏作傳則荊吳楚越一從其自稱而書王未嘗有改若朱子之綱目雖曰本春秋書法而其分註則僭僞之邦竊名號者亦皆因其實而錄之豈記事之例不容不爾耶今之秉筆者既不能窺聖人筆削之旨則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足以傳信於後不必爲前代之君欲掩其失輕有追改以沒其實也其改宗稱王可從實錄廟號謚號不沒其實凡例所改以此爲准乃命

觀准悉從舊史

甲辰六年江原道義倉之穀有太半在民未徵而虛錄會計者觀察使黃喜請治守令之罪上曰比來此道民失産業扶老携幼散之四方何暇償納若以此加罪是重困吾赤子也其勿論○江陰縣民曹元訟田于官憤縣官滯訟曰令上不明乃用此輩爲守令義禁府三省雜治請罪上命勿問政府六曹又請置於法上曰比來水旱相仍民甚艱苦元之縣守不念此苦對賓飲酒滯訟不決元

之言但疾此耳竟不允○上曰功臣當 太
祖太宗忌辰就寺社設水陸雖是忠孝之意
恐違禮經吏曹判書許稠曰水陸本是非禮
之正刱設神位於下壇尤爲褻慢祭祀之禮
各有定分截然不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
先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
禮犯分之理 上從之○上謂柳廷顯曰春
秋講武議政府六曹扈從慮恐廢事欲令政
府兵曹扈從餘悉減之廷顯曰人主舉動不
可容易且大駕在外臣子豈宜晏然在家

上曰卿之此言意有在也雖令大臣扈從若狂悖之君不聽大臣之言盤遊無度何以止之廷顯曰 殿下不與大臣俱行脫有意外之變何以處之 上深然之○上聞 太宗文皇帝崩謂大臣曰 太祖皇帝遺詔天下臣民喪服三日而除此爲州縣吏民而言君臣始終之義至重 大行皇帝之喪予不忍三日而除且古禮有外廷行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者今羣臣三日而除予則欲於三日後權着白衣視事至二十七日即吉

柳廷顯等以爲遺詔如此不可踰制 上竟
行二十七日之制○禮曹請於冬至設會禮
宴 上曰古人云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今羣
臣終歲勤勞予豈不欲一與爲歡但比來水
旱相仍天示譴告民不聊生其停之○上以
下季良曰豳風無逸備載稼穡之艱難然本
土之俗異於中國民間生業之艱徭役之苦
卿其逐月作圖仍述警戒之語以進

國朝寶鑑卷之五